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



大家知道花有很多种类,康乃馨、百合、玫瑰……我们会觉得哪一种花很丑吗?好像很难说哪一种花很丑,然后恨它恨得要死。

你跟我说哪个人多可恨的时候,我说你会恨一朵花吗?你说不出来。那会不会因为花跟你没有那么直接的功利关系?

庄子讲的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,刚好是这个意思。真正的美,可以超越所有的爱恨。它在更高的层次上保有对世间所有事物的欣赏,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用。如果对我有用,我称它为爱,如果对我没有用,我称它为恨,那么恐怕还没有真正达到美的境界。

《庄子》是我读过的书籍里,

对于美的经验最纯粹的一本书。我常常觉得读《庄子》的时候有一种快乐。他不像西方的康德、黑格尔是用分析的方法去分析美,而是把我们带到美的现场。

大家翻开《庄子》第一页叫做《逍遥游》,他叙述了一个神话,说北方以前有一个叫“北冥”的水池有一条很大的鱼。有一天,这鱼突发奇想,好想飞起来变成鸟,所以它就变成了大鹏鸟。然后它一飞就飞了6个月都没有停。我们觉得这完全是一个神话的故事。

童年时,我们多么爱读神话传说。在儿童的心灵世界里面,没有什么叫做真或假、对或

错,所以鱼也可以变成鸟。庄子觉得他在叙述一个美好的世界,这个世界其实讲的是心灵自由。当你心灵自由的时候,你可以是鱼,也可以是鸟。

我记得在小时候做过的梦里,我常常变成鱼,也变成鸟,心灵的自由令我非常快乐。所以庄子基本上认为,美是一种心灵自由的状态。

你在心灵绝对自由的时候,你自己可以转化自己,你不会被束缚起来;你可以从很多被限制的环境里面超越出来,而达到一个纯粹的心灵自由状态。这是他真正要讲的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的一个定义。

庄子还描写到,它飞过去的时候底下有两只麻雀。小小的麻雀在那边跳来跳去,它们就抬头看到这么大一个鸟,就说很奇怪,为什么要一飞6个月?我们这样子跳来跳去,不是很快乐吗?

庄子觉得大鹏鸟有大鹏鸟的大,小麻雀有小麻雀的小,其实大跟小是两种存在的状态,它并没有美丑的问题,它也没有好坏的问题,它也没有真假的问题。

他觉得人的不快乐是因为那个大的忽然不想做那个大,想要做小;那个小的忽然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变大的时候,它很痛苦,因为它不能做自己了。 蒋勋

谈幽默

“幽默”在字典上有十来个不同的定义。

据我看,它首要的是一种心态。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,每每以过度的感情看事,而不肯容人。这样的人假若是文艺作家,他的作品中必含着强烈的刺激性,或牢骚,或伤感;他老看别人不顺眼,而愿使大家都随着他自己走,或是对自己的遭遇不满,而伤感地自怜。反之,幽默的人便不这样,他既不呼号叫骂,看别人都不是东西,也不顾影自怜,看自己如一活宝贝。他是由事看出可笑之点,而技巧地写出来。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,也愿使别人看到。不但仅是看到,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;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,他自己也非例外,再往大处一想,人寿百年,而企图无限,根本矛盾可笑。于是笑里带着同情,而幽默乃通于深奥。幽默的写家是要唤醒、指导你的爱心、怜悯、善意。我们细心“看”事物,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。

奇趣、反语、讽刺,这几个字都和幽默有相当的关系。奇趣在应用上是很松泛的,无论什么样子的打趣与奇想都可以用这个字来表示。《西游记》的奇事,《镜花缘》中的冒险,《庄子》的寓言,都可以叫作奇趣。可是,在分析文艺品类的时候,往往把奇趣与幽默放在一处。文字要生动有趣,必须利用幽默。

反语是暗示出一种冲突。一句中有两个相反的意思,所要说的真意却不在话内,而是暗示出来的。《史记》上载着这么回事:秦始皇要修个大园子,优旃对他说:“好哇,多多搜集飞禽走兽,等敌人从东方来的时候,就叫麋鹿去挡一阵,满好!”这个话,在表面上,是顺着始皇的意思说的。可是咱们和始皇都能听出其中的真意,始皇就没再提造园的事。优旃的话便是反语。它比幽默要轻妙冷静一些。它也能引起我们的笑,可是得明白了它的真意以后才能笑。它在文艺中是风格轻妙,引人微笑的助成者。

讽刺必须幽默,但它比幽默厉害。它必须用极锐利的口吻说出来,给人一种极强烈的冷嘲;它不使我们痛快地笑,而是使我们淡淡地一笑,笑完因反省而面红过耳。讽刺家故意使我们不同情于他所描写的人或事。讽刺家的心态好似是看透了这个世界,而去极巧妙的攻击人类的短处。 老舍

M名诗荟萃

四姐妹(节选)

海子

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
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
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
空气中的一棵麦子
高举到我的头顶
我身在这荒凉的山岗
怀念我空空的房间
落满灰尘
光芒四射的四姐妹
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
想起蓝色远方的四姐妹
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
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
结伴而行的四姐妹
赶着美丽苍白的奶牛
走向月亮形的山峰
四姐妹抱着
这一棵一棵空气中的麦子
抱着昨天的大雪
今天的雨水
明天的粮食与灰烬

我的母亲

看看我母亲的肖像,想起了母亲的坐像。母亲生前没有摄影取坐像的照片,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“底片”上。

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形液和定影液,把我的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: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,眼睛里发出肃穆的光辉,嘴角上挂着慈爱的笑容。

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,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,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。

八仙椅子是木造的,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,靠背只是稀疏的几根木条,母亲坐着没处搁头,很不安稳。

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,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,很不便利。

这椅子的后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。退堂里就是灶间。母

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,可以看见灶头。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,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,很不卫生。

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。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。母亲坐在椅子上向外面望,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,听到沸沸盈天的市井声,很不清静。

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上呢?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重要。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,又可以顾到店。母亲为要兼顾内外,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,便利不便利,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。

我三十三岁时,母亲逝世。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,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。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,我的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——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,嘴角上挂着慈爱的笑容。 丰子恺